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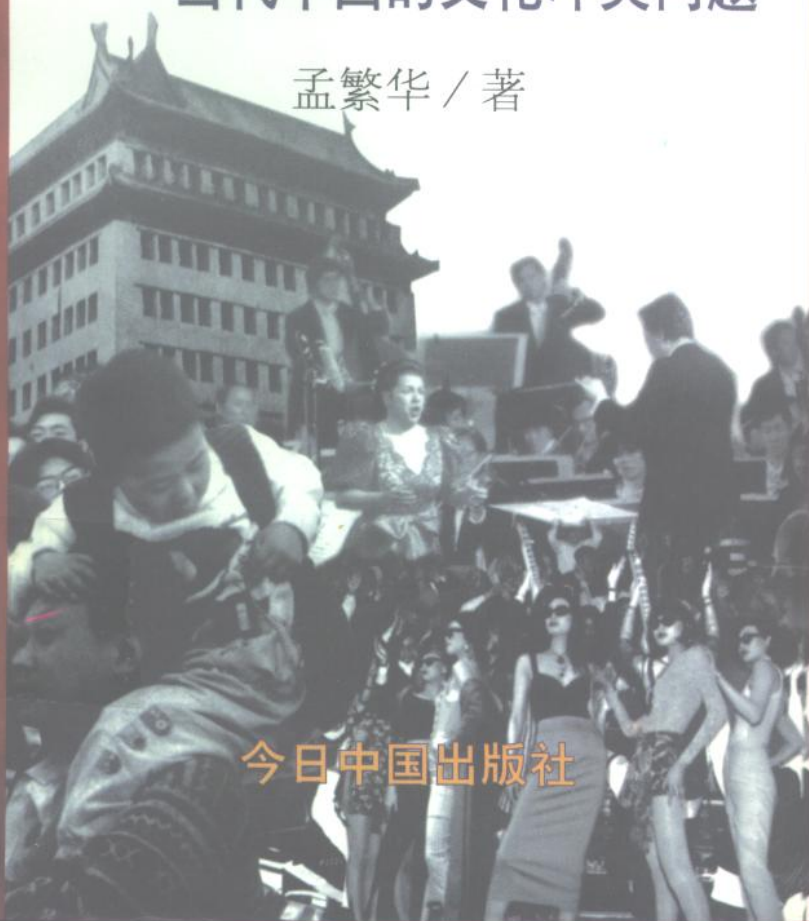
China's Problems

中国问题报告

众神狂欢

——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

孟繁华 /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中国问题报告

众神狂欢

——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

孟繁华 /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孟繁华著.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9

ISBN 7—5072—0890—7

I. 众… II. 孟… III. 传统文化—关系—现代文化

—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901 号

中国问题报告

众神狂欢

——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外文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200 千字 9 印张

印数:1—12000

ISBN 7—5072—0890—7/C·24

定价:15.40 元

序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话：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还是从艰巨性和复杂性而言，都是决不亚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那场第一次革命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新的“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正在进行这场新的万里长征。如何夺取这场新的革命长征的最后胜利？上述毛泽东同志的话，正是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我们不妨类比地写道：

“现代化规律——这是任何指导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现代化事业正在昂首阔步地前进。在前进的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教导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必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的前进。

了解中国！中国人是否已经真正了解了或者说透彻了解自己的祖国？

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这代正在献身这一伟大事业的中国人是否已经真正了解了或者说透彻了解自己的问题？

真正了解和透彻了解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或者正如许多巨人所说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这是中国人历史性的命题。特别是，正如江泽民同志一再指出的，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关键时刻”，这个历史性命题尤其显得重要，显得紧迫。

为什么是关键时刻？至少有下面几重含义：

一、21 世纪即将来临。21 世纪竞争将更加激烈，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 21 世纪，中国能不能在 21 世纪屹立先进民族之林，现在是打下基础的关键时刻。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过将近 20 年百折不挠的努力和持续渐进的推行,现在已经到了质的飞跃的关键时刻。能否完成这一质的飞跃,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

三、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出现和积累了许多问题,现在也已到了非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时刻了。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就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的羁绊。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群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各个专业研究有素的专家,他们虽然不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但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聚集一堂,组织撰写了《中国问题报告》系列丛书。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崭新体现。

我不敢说他们所提问题都十分准确,观点都绝对正确。万事开头难。即使先行者的错误,也会是后继者正确的先导。因此,我敢说,这是一项有重大价值的工程,是一切关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值得认真关心的事业。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和规律,无法也不可能依靠别人来解决,只有脚踏实地地站在中国大地上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卧薪尝胆地耕耘的人们,才可能真正认识、透彻了解和认真解决它。

历史已经显示,并将越来越证明,1997 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一年。让我们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勇前进吧。

刘 吉

1997.1.13 深夜于五乐斋

主编的话

牛年伊始,我受邀参加全国青联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扶贫团”赴河南南部山区。对我这样一个书斋学者来讲,切身感受一下中国开放改革的现实进展,遭遇一下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这正是盼望已久的机会。

初春还是那么寒冷,南下的火车带我们一行驰过辽阔的中原。出京门,过邯郸,下南阳。中原古地,当年金戈铁马厮杀的疆场,如今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腹地,成了中西部发展对比的试验场所。而这里,正是当年小平同志率刘邓大军数十万兵马进行中原逐鹿的主战场。在本世纪的下半叶,正是小平同志领导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第二次“决战”——不过,这次他是全局的总指挥。

我们正是,也不过只是这次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决战中的普通的一员。我们的生命与它相联,我们的荣辱与它相关,我们的信念被它所溶化,我们的志向被它所感染。

南下的一路上,我想着我们这套书。在筹划这套书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回答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热点、焦点、

难点问题。我们有责任,因为我们是职业理论工作者。十多年中,我们的学者浸润在这一个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领域中,思考着,研究着,阐述着,与祖国的现代化进程同呼吸,与小平指引的改革总战略共命运。

改革 18 年了,我们亲身经历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伟大的变革。与前苏联的那种败家子式的“改革”相比,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禁为自己拥有邓小平这样成熟的杰出的领导人感到自豪。邓小平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命运,从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中挽救了中国。

正如不少作者所论述、所预料的,我在河南南部的县里与干部群众座谈中了解到的问题,是那么迫切地要求有个明确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区别在哪里?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理据是什么?今天的意识形态战略要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国有企业效益下滑,它的出路在何方?我们的 500 家大企业的总销售额还不及日本三菱一家,为什么?下一个世纪,中国还能养活自己吗?……这些问题,正是日夜困扰着我们的啊!不仅领导者,不仅理论家,而且茶前饭后,在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我们也常常听到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组稿写作过程中召开过几次全体作者的会议。这些作者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导、所长、副所长,但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年无长少,学无先后。大家深切感受到了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英明,体会到中国取得今日之发展和成就来之不易。我们要万分珍惜这一历史机遇,为小平同志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继承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添砖加

瓦,维护它健康地朝前发展。这是我们这群作者的共识。在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很大、立场多元的情况下,我们不隐讳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派,或是改革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各种极端立场,抱着解决问题的、建设的心态面对我们的各种问题。左和右的极端都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们的学者从掌握的大量材料出发,有理有据地叙述了当前改革遇到的关键问题,并试图从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出发,提出了种种选择。我们怀着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心情,企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我们从自己的研究出发,企图告诉我们的读者: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

改革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新旧体制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地去解决它、克服它,而不是因此消极对待它。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问题的真相是什么?比如失业问题,它为什么产生?它在整个改革进程中的轻重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对的办法是什么?学界提供的思路有效性怎样?从全局上了解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就不会轻易地情绪化地去对待了。

问题暴露得越彻底,展现得越深刻,说明改革发展越是走向纵深。这给一切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为了解决解放战争相持阶段的难点问题。道理是一样的。丛书所描述和展现的诸多问题,个个是难点,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实践正在进行,实践还没有结束。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问题研究、论述,提供解决问题的种种选择,不仅可

供领导者参考,而且也可供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如果可能,也可起到解疑答惑的作用。把前景和希望告诉群众,把困难和问题告诉群众,这就是将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与亿万人的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同志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就是研究社会,特别是研究当代中国。但囿于学科分工,我们一直缺少这样的机会聚集一堂,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现在,今日中国出版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我们可以一册在手,全貌在胸。出这样的书,实在是好主意,好举措。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中国的学者谈论中国问题是应尽之职。这部书的作者虽然政治倾向相似,但由于视点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论述问题的提法可能会有差异,也可能有不妥之处,祈希读者提出批评。

丛书组稿的时候,正逢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但他开创的事业将会永存。我想,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尽可能地将前进道路上的问题研究透彻,阐述明白,给老百姓一个“说法”,为各级领导同志的决策提供一种参考——这是最好的纪念吧!

许 明

1997.3.28 于北京建内5号

目 录

前 言	(9)
第一章 日渐模糊的文化地图	(29)
主调明丽的昨日世界	(32)
初期浪漫风	(32)
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	(35)
主调与交响	(40)
文化碰撞时代的来临	(43)
文化精英的反省与转变	(46)
民间流行的价值观念	(53)
飞地的狂欢与忧郁	(57)
文化重构与文化新语境	(61)
消费文化的兴起	(62)
精英文艺的迁动	(67)
民间的怀旧风	(73)
第二章 国家意志与主流文化资源	(77)
红色经典与世俗化旋风	(80)
又见《红太阳》	(82)
96 金秋的红色狂澜	(85)
当代英雄神话	(91)
当代的英雄叙事	(92)
难以再现的英雄神话	(97)

第三章 今日时尚及领导者	(103)
从评介到话语实践	(105)
渗透与播散:从边缘到中心	(108)
后现代的颓然下场	(111)
幻觉文化的允诺	(116)
电视的意识形态	(117)
广告与幻觉	(119)
传媒与明星	(121)
传媒与知识精英	(126)
传媒与大众	(131)
白领趣味的流行	(134)
白领杂志	(138)
白领的文化形象	(144)
九十年代的青春梦	(149)
“文化打工族”与“准歌星”	(151)
“青春赌明天”	(155)
职业“球迷”	(159)
镜头里的乡村中国	(161)
对大众文化的检讨	(164)
第四章 天鹅绝唱与东方乌托邦	(179)
文化挫折与失望情绪	(182)
天鹅绝唱与集体凭吊	(183)
历史幻灭感及其叙事	(188)
闲适潮的兴起	(199)
批评的流失与批评家的退场	(206)
文艺创作的虚假浮华	(209)

乌托邦的东方挽留	(216)
“自我拯救”与“人文激情”	(219)
人文精神大讨论	(222)
“精神圣战”	(224)
“躲避”与“偶感”	(227)
理想主义与新理想主义	(231)
附录一：激进的理想与世纪之梦	(241)
附录二：百年中国：	
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	(259)
后记	(279)



前 言

百年中国的最后启蒙之音

现代性的追求作为世纪之梦，在历史的隧道中已经回响了一百年，因此也成为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母题，作为民族求新求变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一直延续至今不衰。百年中国就是不断寻求变革图新的中国，除了实践层面的多种努力外，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思想文化冲突，构成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景观。然而，我们发现，同样是思想文化的冲突，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它的内涵和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历史的渐进性发展，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们留下了相对从容的思考机会，这使得他们心态自信并且姿态优雅。因此，中学与西学，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思想文化冲突才不绝于耳。那时，言说者们大多以民族精英自居，都自信民族之梦将在他们的文化策略中得以实现，这种心态和话语方式一直延续至80年代中期。

1985年，在新一轮“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的热潮中，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上发表了《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认为，80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讨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

于中西文化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旧的形态而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同时他认为,当前文化论争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传统问题,传统并不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世界”,而弘扬光大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传统心理、传统知识形态、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必然要求于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现代心理、现代知识形态、现代行为方式之间的全方位遭遇和总体性冲突。”^① 这种宏阔的“现代文化形态”虽然语焉不详,但从字里行间中都会让人感到作者勃发的激情和“吾辈不出如苍生何”的历史主体意识。与此交相辉映的是这本刊物的“开卷语”,它开篇就指出:“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80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它的用语都是“理所当然”、“必然”,这不容置疑的自信,分明让我们感到五四时代“少年中国”英姿的翩然复归。同时,它还以想象的、诗性的浪漫憧憬着“创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崭新形态”并“满怀信心地眺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会合的远景”。这气势和想象不能说不具有无比的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那一时代,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大都持有这样的心态和姿态。它是时代最具鼓荡力的声音,它表达了启蒙对象的渴望和想象,而它的声调,也相当吻合在革命的鼓角战歌中哺育成长起来的民众的习惯和口味。因此,将这种声音称为精英的启蒙之音是恰如其分的。

① 甘阳:《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1987年6月版第7页。

猝不及防的精神裂变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百年中国最后的启蒙之音,在世纪之交尚未莅临的时候,启蒙主义和一代精英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所预言的一切并未如期而至,历史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呼啸而过。9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心境已判然有别,那宏大的宣言和慷慨允诺已晃如隔世。1991年,第一份具有民间色彩的、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学人》在京创刊。主编陈平原在“后记”中说“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

凭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学在民间”是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期维持纲纪人伦和价值的重要支柱。与其临渊慕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而不再只是抱怨政府对学术支持不力,这是近年来我们共同的思路。^①

即便是已经后退几十里下寨的言论,也是事隔一年半之后才公开发表,作者心存忧虑的是“担心危及生存”,刊物的“后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后记”。后来,在《文学史》第一辑的编刊后记中,作者又强调,他们“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大都是平正通达的研究,言必有据,据必可稽。强调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无非是想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

① 见陈平原:《关于〈学人〉》、《〈文学〉集刊编后三则》,载陈平原著《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